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5.05.010

# 济南“四大泉群”文化景观及其实践路径

孟翔

山东建筑大学 艺术学院, 济南 250101

**摘要:** 济南泉水是世所罕见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也是重要的文旅资源。泉水申遗作为短期目标,与文旅融合的中期目标,以及文化强国建设的长期目标三者相互支撑、高度契合。泉水申遗的目标从自然文化双遗产转变为文化景观类型,这反映了不同主体对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的共同转变,尤其是对“文化如何体现人类正确处理与自然关系”的日益重视。“四大泉群”各泉及其名称来源体现了这一关系,契合了遗产评价的最新标准:融合性、整体性、关联性、超越性、认同性、延续性。它们也在文化强国建设所要求的文化创新、文化赋能、文化铸魂、文化为民、文化阐释、文化保护、文化出海等方面,具有深厚潜力。济南市借此机会可塑造省、市理想的山水格局,优化文旅格局。

**关键词:** “泉·城文化景观”;“四大泉群”;文化景观;文旅融合;文化强国

**中图分类号:** G07;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39(2025)05-0070-10

济南泉水世所罕见,既是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也是省、市两级重要的文旅资源,对于彰显齐鲁文化、优化全省文化旅游格局均有重要意义。如今,济南泉水以“泉·城文化景观”为名,申请纳入世界遗产的文化景观类型,其文化属性、文化积累、文化价值等更需得到凸显与重视。济南泉水的文化核心,是由趵突泉泉群、五龙潭泉群、珍珠泉泉群、黑虎泉泉群组成的“四大泉群”。2025年6月印发的《济南市名泉保护总体规划(2025—2035年)》中提到,“依托老城四大泉群打造古城中央泉水核心区,集中展现‘泉·城文化景观’”<sup>[1]</sup>,可见“四大泉群”在泉水申遗、文旅融合,乃至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性。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重要文章《加快建设文化强国》,要求必须做到、做好:文化创新、文化赋能、文化铸魂、文化为民、文化阐释、文化(系统性)保护、文化出海<sup>[2]</sup>。因此,济南泉水不仅要以为“泉·城文化景观”申遗、文旅融合为目标,更要在2035年之前匹配文化强国的建成要求,甚至要将自身建设视作“盘活”全省山水格局和文、旅格局的重要“枢纽”。泉水申遗、文旅融合发展、文

化强国建设,三者互为支撑、融合共促。可凭借“泉·城文化景观”申遗这一契机,统筹整合文化资源,总结文化特征,梳理叙事线索,使济南泉水成为省市文旅融合发展、文化强国建设的起点和抓手;文旅融合发展则可打破泉水申遗和文化强国建设之间的隔阂,为两者提供具体实践路径;文化强国建设则为泉水申遗和文旅融合提供了顶层设计和远期目标。

## 一、打造济南“四大泉群”文化景观的现实依据及存在的问题

2009年,“济南名泉”被列入《中国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2012年,申遗方向由申请“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类型,转为申请“文化景观”类型;2019年,国家文物局同意将“泉·城文化景观”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从“名泉”转向“泉·城”,叠加“文化景观”一词,涵盖的范围、领域有了明显扩大,进一步凸显了泉水、城市历史和文化的的重要性。“四大泉群”作为“泉·城文化景观”的集中展示区,理应对标文化景观遗产类型的最新定义及其评价标准。串联、

收稿日期:2025-08-05

基金项目: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文旅融合背景下济南市‘四大泉群’的文化特征、叙事线索与实践路径研究”(JNSK2025B032)

作者简介:孟翔(1992—),男,山东禹城人,工学博士,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引领各方历史文化资源、文化遗产、文化建设,是相关文旅融合发展、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

### (一) 基于文化景观遗产类型评价标准的视角

文化景观于1992年首次被纳入《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正文,2005年被同时纳入正文以及特殊遗产附录,2021年特殊遗产附录被删除时仍保留在正文中。文化景观提出的初衷,是对自然、文化遗产类型二元划分而造成两者割裂甚至对立的一种弥补。虽然并列有混合遗产类型,但其中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要素并非一个有机组合的整体<sup>[3]6</sup>。这构成了文化景观提出的前提:强调不同类型遗产要素间的有机融合。

孙静指出,2021年调整后文化景观的层级与内涵显著提升。其独特之处在于“求同存异”,以不同遗产要素之间是否建立了广泛、紧密、可持续的联系,作为评价的核心标准。她还指出文化景观既融合了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也融合了文化遗产下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融合了物质文化遗产下的可移动遗产与不可移动遗产;文化景观可以外显为历史城镇、文化线路、遗产运河等形式,但他们无法直接被定义为文化景观<sup>[4]</sup>。因此,文化景观必须涵盖广泛、挖掘深入、条理细致、逻辑系统,方能“容纳”如此多元的遗产及其要素类型。“四大泉群”文化景观也要将眼光扩展到泉水如何广泛影响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成何种文化积累和共识,构成了何种文化系统。这也是在“泉·城”范围内实现泉水相关遗产保护利用,同文旅融合发展、文化强国建设广泛深度融合的前提,从而能够形成更加具体、更具指导性的意见、建议。孙静对遗产演变的总结也印证了以上观点,既阐明了文化景观的突出特征,又指出了泉水申遗的改革方向:要注重遗产要素的整体性、关联性及其构成的“具有超越性的整体意义”而非“简单集合”;应“强调与自然环境(要素)的有机统一”,不仅表现在“视觉美感”和“空间内涵”方面,还表现在“更广泛的遗产脉络”和“内在的历史文化联系”方面;要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不可移动物质遗产的潜在非物质层面”以及“背后的人类活动、意识形态及其具体形式”,进而“支撑起遗产场所精神和身份认同”<sup>[4]</sup>。与之相对应,文化景观的三种分类对物质的依赖是递减的,但对文化内涵、特征、线索

等要求却是递增的。关联性文化景观甚至专门强调“实体的文化物证并不重要,甚至可以是缺失的”<sup>[5]</sup>,这最为符合当前“四大泉群”物质遗存较少、较为集中,但与城市历史文化联系紧密、互动频繁的客观现实。

文化景观遗产类型内涵及评价标准的演变,反映了世界遗产整体内涵、评价标准、倾向、趋势的演变。相应地,对济南泉水及其“四大泉群”文化景观的认知也亟须更新——更加注重在泉水、城市中挖掘“更广泛的遗产脉络……自然环境与遗产的其他要素具有内在的历史文化联系”,关注遗产“背后的人类活动、意识形态及其具体形式……支撑起遗产场所精神和身份认同”,提炼“关联性及其构成的具有超越性的整体意义”<sup>[4]</sup>。泉水申遗的工作方向、内容、措施也应作出相应调整,重点关注,突出不同遗产要素之间和构成整体之后的融合性、整体性、关联性、超越性、认同性、延续性,其中大部分与文旅融合发展、文化强国建设的要求有所重合,证明了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

### (二) 基于中国申请文化景观遗产类型成功案例的视角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文化景观也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因此打造“四大泉群”文化景观需要与中国申请文化景观遗产类型成功案例相比照,寻找异同、取长补短。中国目前被列入文化景观遗产类型的有:庐山国家公园(1996年)、五台山(2009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2011年)、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2013年)、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2016年)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2023年)。其中后三处均为国际上达成共识、着重加以抢救保护的少数民族文化景观,区域相对固定、历史沿革较长,目标、主题统一,在与自然的长久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特、完整、固定的地方文化系统,且在同类型的景观中规模较大、较为集中、美观度好,保持着较为原始单一的自然和文化风貌,共同呈现出了“奇观”的视觉属性,文化特征明确、叙事线索清晰。在2021年《操作指南》修订后,2023年最新入选的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同2013年入选的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相比,其自然与文化的“生态、可持续”价值更为突出,视觉感受居于更加次要位置。更早入选的五台山宗教色彩浓厚,历史文化发展主要围绕佛教展开,也形成了主题统一、体例完善的文

化特征和叙事线索,视觉感受也居于次要位置。上述四处文化景观启示我们,在打造“四大泉群”文化景观时,物质建设固然重要,但构建一整套主题鲜明、体例完备且清晰明确的文化特征和叙事线索更为关键,同时,还需兼顾自然与文化的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庐山、西湖两处文化景观,均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活动中心,其文化实践在时间跨度、空间广度、参与规模、今日影响等方面均在“四大泉群”乃至“泉·城文化景观”之上,规模化的风景名胜区或园林景观建设也更为整体。此外,这两处文化景观的文史更为丰富,遗存更为多样、完整,据此不仅形成了独立的历史文化“IP”,同时也关联了众多著名历史文化“IP”,超出了自然风景实体的地理限制,形成了虚拟且广阔的文化“场域”。其内含文化类型众多,特征较为明显,线索也较为清晰,在文化积累、衍生、扩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相较而言,济南“泉”与“城”间的衔接极为紧密,世俗生活气息更为浓厚,但各类建设目的、方式、成果等混杂一处,缺乏规模相当的风景区或园林景观整体规划建设,因此未能形成成熟且完整的风景体系和文化体系,且建设后的延续性不佳,遗存也相对匮乏,从而在时间、空间、物质、非物质等角度均呈现一定的“碎片化”特征。因此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上而言,“四大泉群”文化景观和“泉·城文化景观”更要注重:变劣势为优势,发挥济南泉水“小而美”的长处,深入挖掘济南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涵盖建设史、民俗史、生活史等多个方面,以凸显其独特的地方特色,便于未来同体验型经济相结合;除了凸显冷泉利用系统和泉水相关视觉景观之外,还应注重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分析、阐释,区分文化类型,总结文化特征,广纳遗产要素,从而形成线性、完整且可追溯的叙事线索,进而建立起系统的文化体系;从庐山、五台山、西湖的经验而言,要深挖济南泉水历史文化中的地理想象,积极对外宣传,鼓励公众利用各类社交平台接续创作,并与物质建设相结合,共同塑造未来泉城及“四大泉群”的全新地理想象(近年来“进淄赶烤”“尔滨”等文旅热点都具备了地理想象的成分,证明未来在文旅融合发展、提升文化影响等方面,地理想象均可发挥重要作用)。以此彰显泉水文化景观中“突出的普通价值、在特定地理文化区域中的代表性,以及体现这些地区核心和独特文化元素的能力”<sup>[5]</sup>。文

化景观之美超越了单纯的视觉之美,它蕴含着广义的美,为自然、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泛而深远的可持续性动力。济南市在泉水保护、建设方面已出台多项政策和具体措施,对申遗及文化景观建设的支持力度大且针对性强。然而,历史文化资源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文化研究体系尚不完善,导致文化景观的彰显力度不足,相关工作仍有较大的优化和提升空间。

### (三) 基于济南泉水文化景观建设规划的视角

2025年6月,济南市政府印发的《济南市名泉保护总体规划(2025—2035年)》,延续了济南泉水保护的历史传统、服务泉水申遗,直接指导泉城、泉水建设,具体内容、措施符合文化景观申遗、文旅融合发展、文化强国建设的要求。但通过对其“泉水文化景观保护与提升”部分进行分析时仍感觉存在不足。

一是在总体要求层面,尚未明确提出“泉水景观分类打造”的具体标准,这可能导致类型化建设过于追求共性而忽视个性,进而忽视各泉水间的历史文化差异,削弱其文化特征,使得原本就较为薄弱的叙事线索更加零散。一切工作都应建立在深挖各泉历史文化资源、使之“一泉一品”“各美其美”的基础之上。

二是在“‘城泉共生’总体格局”中提及“依托山水圣人文化轴”,“融汇山、泉、湖、河、城”,有在更大尺度上构建理想山水格局、文化格局的战略眼光。然而,对泉水文化景观与“山水圣人文化轴”之间联系的探索、研究及阐释尚显不足。应鼓励政府、科研机构、规划建设单位等各方、各层级主动探寻其内在联系,避免僵化地遵循由小及大或由大至小的传统模式逐步推进,否则,我们或将错失通过泉水申遗契机。还要系统整合泉水相关文旅资源,优化省市山水、文旅布局,从而助力文化强国战略实施的历史性机遇。

三是在“泉群保护和风貌彰显”部分,特别提出“四大泉群”要“结合‘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申遗”,“丰富泉水利用模式,延续地域特色鲜明的泉水生活传统,保障济南古城延续发展与泉水文化的培育”<sup>[1]</sup>。当前“四大泉群”文化景观建设以空间改造为主,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区域活力。然而,各空间之间缺乏有机衔接,历史文化挖掘尚浅,如街道功能缺乏连贯性或互补性,易被现代商业逻辑所侵蚀;部分景观与泉水特色相悖,如商业

氛围浓厚、生活气息淡薄、硬质铺装泛滥、亲水空间匮乏等,与其他“水乡古镇”相比并无明显的区别和优势;泉池、泉渠也并未有效参与到市民、游客的行为中去。因此,还应着重强化城市历史文化挖掘与转化,打破由商业、地产主导的传统开发逻辑,善用历史文化,依托城乡环境,积极拥抱当今丰富多元的体验型经济。

四是“泉水出露点保护”中多次提及保护“历史风物”“人文景观”“泉水风物”“泉水风貌”“名泉风貌”,要求周边建设同其相协调,充分考虑其合理利用与融合发展,“对于集中分布的泉水出露点……特色鲜明的,将其规划建设为以泉水为主题的景点或公园”<sup>[1]</sup>。首先,当前对泉水“风物”“景观”“风貌”的系统性研究尚显不足,阐释亦不够深入;其次,集中分布的泉水出露点不应被草率地规划为景点或公园。泉水景观具有特殊性和地域性,不应仅仅局限于泉池、泉渠、建筑、街区等物质遗产的范畴。如“四大泉群”内部各泉点均相距较近,但有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甚至生产、生活成因。距离远近和是否集中,不应成为衡量其文化联系强弱的唯一标尺。要加强对济南城市生产、生活的历史文化研究,根据各泉的具体情况,对部分有必要、有条件的,尝试复原其及周边的历史场景;缺乏严谨考证或不具备复原条件的,应当尝试以数字技术结合场地现状,进行虚拟复原。应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保护、开发、建设与运营模式,以激发民众参与热情,延续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

五是在最后的“泉水文化景观提升”部分,提出“弘扬泉水文化”“恢复泉水文化景观”;打造“泉水文化品牌”“泉水文化空间”;“挖潜泉水文化底蕴,构筑泉文化展示空间”;“挖掘泉水文化价值”“实施泉水文旅产业融合,贯彻实施大泉水文化发展”等<sup>[1]</sup>。然而,由于泉水文化特征的丰富性和系统性不足,以及叙事线索的缺失,各类文化发展模式和文化产业形态难以获得足够的文化基础和延展空间。因此,具体的保护和开发措施、建议显得缺乏系统性和有力的逻辑支撑,导致未来难以建立文化与文化、业态与业态之间的联系,难以构建完整、有序、可追溯的文化景观。这也不符合文化景观遗产类型的定义和评定要求,以及文旅融合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的需求。通过分析,现存问题的核心仍在于对泉水相关的历史文化挖掘不足、文化特征凸显不足,以各泉文化特

征为“点”,价值、意义为“线”的叙事线索梳理不足。以下以泉名为例,结合“泉·城文化景观”中的文化核心区和集中展示区,即“四大泉群”文化景观进行具体分析。

## 二、济南“四大泉群”的文化特征和叙事线索

“四大泉群”历史文化挖掘、整合的难度,在于“泉”“城”区域重合、文化融合的程度极高、错综复杂,是行政、军事、文化、教育、生产、生活等功能综合体。因此,泉水相关的规划建设涉及多方面目标,如城市供水、防洪排涝、工农业生产及园林景观等,关涉主体复杂多样,包括官员、贵族、名士及普通民众等不同身份的历史人物,且这些目标和主体因自然灾害、战争损毁、土地权属及用途变更等因素而频繁变动,无法划定具体的文化“单元”,更难以明确其主题与边界,文史记载数量、质量也不及庐山、西湖,较为粗略。因此,“四大泉群”文化景观内的各个文化单元大小不一,功能多样,各具特色,它们随历史积淀而相互交织,呈现出错综复杂、难以简单归类的整体风貌。如今的遗存以泉点为主体,古泉池、碑刻、建筑等古代遗存较少或不完整,难于以某一历史时间或阶段作为当今文化遗产保护、建设的标准或参照。较为适宜的方法,仍是坚持泉点的主体地位,以“点”延展成“轴”向外辐射,从而构建相对符合历史记载和文化特征的文化空间,从而形成包括文化区域划分等在内的“柔性”空间与需要具体保护、开发措施干预的“硬性”空间,以适应未来发展的多重目标、模式。泉点虽然以泉水名称为主要展示形式,按“名泉”“泉群”等归类列出,但是,群组内外的分类与比较研究尚显不足。事实上,不同泉的名称、内涵、来源,以及相互关联和内在规律,直观体现了各泉和各泉群的文化特征,隐含叙事线索,在众多遗产要素中最能体现何为“自然与人的共同作品”,同时也突出了融合性、整体性、关联性、超越性、认同性、延续性,但被相关文化研究所忽视。此为济南泉水文化和“四大泉群”文化景观不得彰显的根本原因之一。以下以泉群为单位,对“四大泉群”中泉的命名进行分类分析,并进行跨泉群比较。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所引用的泉群划分、泉群内所含各泉群泉,以及各泉名称的具体来源等内容,均采用自《济南

泉水志》<sup>①</sup>,相关分类、统计则为自行整理完成。对于“四大泉群”中的消失泉不予分析;对于泉名所属类型较为丰富的泉(一名多义或一词多义),将会同时将其列入不同分类中进行分析;“珍珠泉泉群”因为所含泉的数量较多,且所在位置、所指具体泉水及其名称难以对应、核实,因此仅分析其中的“名泉”与“泉群泉”。

#### (一)以泉水、泉池状态命名的泉

作为自然景观,泉的景观特征首先由其出露特性(喷涌状态)和地理位置所决定。“四大泉群”各泉群中以泉水状态、泉池状态命名的泉,在“趵突泉泉群”中占比38%、在“五龙潭泉群”中占比46%、在“黑虎泉泉群”中占比56%、在“珍珠泉泉群”(仅统计“名泉”“泉群泉”,下同)中占比19%,区别较为明显。

一是以“趵突泉泉群”为例,以泉水状态命名的即有趵突泉、柳絮泉、金线泉、螺丝泉、漱玉泉、湛露泉、酒泉,其中漱玉泉为听觉景观,湛露泉、酒泉为味觉景观,其余均为视觉景观;以泉池状态命名的包括灰池泉、满井泉、浅井泉、石湾泉,其中“灰池”形容的是积水较为浑浊,“满井”“浅井”形容的是水位高度,“石湾”形容的是池岸形态。以泉水状态进行的命名中,以描述视觉景观为主、味觉景观为次、听觉景观最少。视觉景观中以体现泉水的出露状态为主,描述较其他泉群更为细致。“灰池”“满井”“浅井”“石湾”也可被归为视觉景观。既体现了“趵突泉泉群”作为较早被开发的风景名胜,一向以被观赏为主,也可能是因其水量最为丰沛,视觉感知最为显著造成的。

二是在“五龙潭泉群”以泉水状态为名的泉中,以描述味觉景观(西蜜脂泉、醴泉、东蜜脂泉)为主,甚至出现了触觉景观(古温泉);在以泉池状态为名的泉中,以描述其积水质量为主,均体现清澈平静(天镜、玉、濂、贤清,可能长时间为公共取水地),还出现了以人体五官形态(聪耳)命名的泉池,以及以农作物(显明池疑似曾为鲜菱池)命名的泉池。这体现出水量虽小,但有市井化、生活化,甚至生产化的倾向,“拉近”了人与泉的“距离”。

三是“黑虎泉泉群”在以泉水、泉池状态为名的泉占比最高(56%)的情况下,没有一处描述味觉、触觉景观,可能与其地处郊区,并非长久的聚居地及公共取水地有关。在以视觉景观为主的同时,也出现了声音景观。其一是证明水量较大,符

合现代的水量测量数据及其地形落差;其二可能与其地形落差较大、不易接近,以及河道植被较为茂盛、遮挡较多等因素有关,造成“只闻其声不见其泉”。

四是“珍珠泉泉群”中,以泉水、泉池状态命名的泉占比最少,仅为其他泉群的一半左右。这反映了其流量最小,城市中心用地最为紧张的客观状况,因此多以泉井形式存在。可能由于地下水水质在主、客观角度均不如城外三处泉群,也没有味觉、触觉景观;或因其私有化程度高,不易展示,从而更难以被记载和传播<sup>[6]73-77</sup>。

#### (二)以所在位置、地域景观命名的泉

以泉水、泉池状态命名的泉倾向于体现“自然”,以经典诗文、故事传说命名的泉倾向于体现“文化”,那么以所在位置、地域景观进行命名的泉,则居于两者之间。因此,以所在位置、地域景观,和以经典诗文、故事传说命名的泉,相较前文以泉水、泉池状态命名的泉,虽然偶然性更大、变化更多(如皇华泉、五龙潭、黑虎泉、九女泉、不匮泉、双忠泉均出现了两到三种解释),但既可凸显各泉群的文化积累及其逻辑、特征,同时也可凸显出不同泉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其出现的更多“不确定性”,正是由文化衍生、层累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以所在位置、地域景观命名的泉,在“趵突泉泉群”中占比24.14%、在“五龙潭泉群”中占比14.29%、在“黑虎泉泉群”中占比18.75%、在“珍珠泉泉群”中占比23.81%。

一是可见“趵突泉泉群”“珍珠泉泉群”建筑、园林建置均较多,区别在于“珍珠泉泉群”以祠(双忠祠)、坊(腾蛟起凤坊)为主,“趵突泉泉群”以观景建筑(白云轩、望荷亭)和园林(沧园)为主。这体现出城市与郊区、街区与景区之间的区别。

二是“五龙潭泉群”中以建筑(五龙潭、庙)、方位(潭西泉)命名的泉占比最少,但体现了生活景观(官家池,“官家”即为“众家”,指公共取水地),以及园林景观(北洗钵泉,以旁侧的“老僧洗钵”奇石命名),兼具了人口聚居区与风景名胜区、园林景观区的多重属性。

三是“黑虎泉泉群”与“五龙潭泉群”相似,说明两者人工建设成分较少,建筑(胤嗣泉旁有张

<sup>①</sup>参见济南市史志办公室编写的《济南泉水志》(济南出版社2013年版)。

仙庙)、方位(对波泉与汇波泉相对)、生活景观(曾有居民在豆芽泉生发豆芽)混杂,体现出了城市边缘(均处于护城河两侧或其外侧)的区位特征,与“五龙潭泉群”同样体现出一定的居民生产、生活倾向。两者的区别在于,“黑虎泉泉群”中的胤嗣泉(张仙庙)更多地满足了民间对“求子”的向往,因而相较于“五龙潭泉群”中的五龙潭(五龙庙),显得更为世俗化和功利化。“五龙潭泉群”中的鲜菱池疑似变为显明池,有脱“俗”入“雅”的倾向,体现了其在人口聚居区或生产生活区,与风景名胜或园林景观区间的兼顾与摇摆。以上特征、线索、倾向在故事传说部分也有所体现<sup>[6]77-80</sup>。

### (三)以古代经典诗文、故事传说命名的泉

以古代经典诗文、故事传说命名的泉,在诸多文化要素、遗产要素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空间最为广阔。因此也蕴含着文化联系、阐释和建设的多种可能,潜力最大。“四大泉群”中以古代经典诗文、故事传说命名的泉,泉名所引用的经典诗文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诗歌、文集(语录)、辞典。泉名所引用的故事传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历史故事(人或物为历史上真实存在,事件有依据或符合基本常识与逻辑)、民间故事(人或物为历史上真实存在,事件没有依据或不符合基本常识与逻辑)、神话传说(人或物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仍然存疑,事件没有依据或不符合基本常识与逻辑)。“趵突泉泉群”中以古代经典诗文命名的泉占比6.9%,以故事传说命名的泉占比31%,共37.9%;“五龙潭泉群”分别为0%与17.86%;“黑虎泉泉群”分别为0%与25%;“珍珠泉泉群”分别为14.29%与19.05%,共33.34%。

一是“趵突泉泉群”中以经典诗文命名的泉,大部分均引自儒家经典,体现出一定的“自上而下”的教化特征。从所引作品的创作时间来看,均为魏晋或之前的作品。与之相同的,部分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也都间接与儒家经典(如皇华泉名来源之一为晁错抄录《尚书》)或儒家思想(如马跑泉纪念宋将关胜抗金战死)相关,更体现出其对泉、城的深刻影响。

二是在以故事传说对泉进行命名时,“趵突泉泉群”以引用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为主,“珍珠泉泉群”虽然也多体现儒家思想,但更多的是以更为可信的历史故事、民间故事为主,且细节丰富——一方面,或许反映了儒家思想在市井间的

传播过程中,形象生动、细节丰富的故事相较于抽象宏大的经典和神话传说更为大众所接受;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城市环境与郊野环境相比,更加缺乏可供想象充分展开的空间,各类故事尤其是神话传说,也缺乏如同趵突泉一样可依附的泉水喷涌奇观。除此之外,与“趵突泉泉群”各泉名出处均出自魏晋之前不同的是,“珍珠泉泉群”中的历史故事、民间故事大都出自明、清时期,可能与北方安定,济南出现城市发展建设高峰有关。

三是与前两处泉群相同的是,“五龙潭泉群”也体现了与忠、义有关的儒家思想。但众多故事传说主要依附于秦琼和五龙庙展开,命名源自神话传说的泉的数量,也超越了前两处泉群,体现了儒家思想同地方民间信仰的糅合,体现了一定“自下而上”的传播趋势,地域特征更为明显。四是“黑虎泉泉群”与其他三处泉群所不同的是,未见儒家思想文化的明确影响,主角多为百姓、野兽,或是体现长生不老、仙女下凡等淳朴的民间想象与市井意趣,几无教化之感,体现了民间审美或世俗审美。

### (四)泉名中隐藏的“四大泉群”的文化特征和叙事线索

“四大泉群”的文化特征、叙事线索已经初见端倪,基本符合“四大泉群”的客观现状和历史文化大脉络。

首先,从以泉名来源的不同类型对“四大泉群”各泉群进行比较时会发现一些规律。一是从泉水、泉池状态角度命名:描述泉水状态的泉名占比与流量排名呈正相关,“黑虎泉泉群”和“趵突泉泉群”占比最高,涌泉多,流量大。“五龙潭泉群”以描述泉池状态的泉名占比最高,多形容水体清澈平静,推测其长期作为公共取水地。二是从泉水位置或地域景观角度命名:“趵突泉泉群”中以此类命名占比最多,多以园林景观命名,符合其风景名胜区的传统定位,人工建筑较多。“珍珠泉泉群”次之,多以城市建筑命名,可见受到城市建设过程及其建成环境影响。三是从古代经典诗文、故事传说角度命名:以经典诗文命名的泉,仅在“珍珠泉泉群”“趵突泉泉群”中存在,全面体现儒家思想文化影响。其区别在于“珍珠泉泉群”涉及体例更加全面(语录、辞典、诗歌)、内容(志向、水文、劝孝)更加丰富(体现城市的教育、居住等多样功能)、细节翔实;“趵突泉泉群”以诗歌为主,更为浪漫,但缺乏细节。以故事、传说命

名的泉,在“趵突泉泉群”中占比最多,以民间故事为主,受儒家影响较多,有明显文人审美倾向;“黑虎泉泉群”居次,未见儒家直接影响,甚至无明显的价值导向,主角、主题均体现民间意趣,更重“猎奇”,彰显了民间审美、世俗审美的价值取向。

其次,我们对“四大泉群”各泉群体现出的文化特征和叙事线索进行总结。一是“趵突泉泉群”中的各泉名,在形容泉水状态时,所采用的比喻体以动态的、较为常见的自然景物(柳絮、螺丝、漱玉、湛露)为主;形容泉池状态时,则较为客观、直接地描述其日常状态(满井、浅井、石湾)。对比之下更多地体现出对涌泉的“偏爱”,突出了风景名胜属性。在体现泉水位置或自然景观时,以引用园林(沧园)或其间的建筑(白云轩、望荷亭)名称为主,可见其作为风景名胜区,园林景观建置较多。“趵突泉泉群”除了引自儒家文献或经典诗歌如《诗经》《招隐》等词句命名泉水外,在故事传说中也部分体现了儒家影响(抄录《尚书》、抗金殉国、舜帝除妖、舜帝躬耕、白龙化泉),兼顾地理猜想(登州、望水、灰池)与个人感受(无忧泉、杜康泉),视野更为开阔,想象更为宏大,可能多由有识的本地或外地文人、官员共同参与“创作”,又多以实际存在的景物、历史作为依据。总体彰显了文人审美的趣味。二是“五龙潭泉群”中的各泉名,在形容泉水状态时,所采用的比喻体多以日常饮食(蜜脂、醴、鲜菱)为主,或以身体感受(温)为主,形容泉池状态时也多用日常生活中所见的静态实物(镜、玉、月牙、耳)进行比喻,有更强的具身性特征。在体现泉水位置或自然景观时,兼具民间祠庙(五龙庙)、生活景观(官家池)、园林景观(“老僧洗钵”奇石),体现出其多功能特征。在“五龙潭泉群”中并无直接体现儒家影响的泉水名称,但围绕秦琼与五龙潭形成的民间信仰(神话传说色彩多于民间故事色彩),对侠士(秦琼)、神仙或神兽(五龙)的行为(秦琼捉贼、神龙护府)及其价值有所评价,与儒家之“义”相近,有融合倾向,总体倾向于民间审美情趣。三是“黑虎泉泉群”中的各泉名,在形容泉水状态时,所采用的比喻体有了更多世俗、物质意义上的价值感(珍珠、玛瑙、莲花、琵琶),形容泉池状态时则较为客观、直白(古鉴、白石)。不同之处在于多次出现了动物景观(虎),体现郊野环境或是生动活泼的民间想象。在体现泉水位置或自然景

观时,与“五龙潭泉群”相似,也有民间祠庙(胤嗣意指张仙庙)、生活景观(豆芽泉),而少园林景观。泉水名称并未直接体现儒家影响,民间故事虽多但未形成统一的民间信仰,多民间故事而少神话传说,主角多为普通百姓、野兽而少神仙,有较多以实在景物为依据的想象,体现了民间的质朴追求。相关故事传说常以夜晚为背景,体现了城郊少有人烟、不甚繁华的特点,声音景观代替视觉景观成为主体,从而引发了更广泛的想象,总体彰显了世俗审美的意象。四是“珍珠泉泉群”中的各泉名,在形容泉水状态时,所采用的比喻体也有更多世俗意义上的价值感(玉环、珍珠),也以日常城市生活中的实物(扇面)直接形容泉池的状态,想象受到了局限。在体现泉水位置或自然景观时,以建筑(双忠祠、芙蓉馆、腾蛟起凤坊、白云楼)为主体,间有园林建筑(古溪亭),符合所在城市环境,泉水在此成为“配角”而非焦点。“珍珠泉泉群”不仅体现了儒家思想文化的直接影响,而且呈现出“以诗文(《孟子》《尔雅》《诗经》)表经典、以故事传价值”的立体传播方式,故事主角为明君(舜)、忠臣(宋学朱、韩承宣、白闾)、孝子(宋广业),均为符合儒家价值观、维护社会秩序的典型人物,故事情节详细且较合理,有官方与市井、历史与现实融合交汇的特征,且背景均为明清时期(结合古城遗存,有极大的文旅融合潜力)。这可能与城市进入发展建设、人口增长高峰期相关,总体彰显市井审美的意象。

综上所述,“四大泉群”的总体文化特征,根植于泉水的天然出露位置、特性及汇聚状态等自然要素之上,这些要素构成了其发展的基石。人们通过对泉水的巧妙利用与改造,使其与聚落的发展和諧共生,最终形成了“一泉居中,三泉拱卫”的独特城市布局及其冷泉利用体系,成为鲁中地区泉水聚落中不可或缺的活态典范,更是唯一的城市级样本。在此相互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四大泉群”文化景观包含以下三个发展阶段:一是萌芽阶段,直接以泉水呈现的客观实际(包括个人视、听、嗅、触、味等直观感受)对泉水加以描述,或以身边常见的、带有美的感受、寓意的自然风物对泉水加以描述。二是生长阶段,社会结构渐趋复杂后,以镜、玉环、蜜脂、醴、鲜菱等初级手工产品、农产品对泉水加以描述,或将体现个人志趣、民间信仰、社会主流思想文化,以协调社会关系、寄托愿望为取向的故事传说等寄托于

泉水之上,对泉水加以描述。三是成熟阶段,在社会结构较为成熟后,以珍珠、玛瑙等贵重物品,扇子、琵琶等高级手工艺品直接对泉水加以描述,又或是直接、间接以远方风景、文化经典、城市建设、道德模范对泉水加以描述。三个发展阶段由简到繁,将“四大泉群”的文化特征、叙事线索基本展现出来。但三个发展阶段并非完全呈现出线性递进、非此即彼,精神与物质同步协调发展的关系,而是各具特色、交叉融合。如“趵突泉泉群”开发较早,较为完整地包含了三个发展阶段及其对应的部分文化要素、文化特征,但以表达“景”“情”为主;“黑虎泉泉群”开发较晚,体现第二、第三阶段的部分文化要素文化特征为主,但以世俗的“事”“物”为主。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一条由“自然”到“人文”的叙事主线索,映射到不同泉群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叙事线索:“趵突泉泉群”体现了风景名胜、园林景观建设的物质线索,同时也有引经据典(儒家经典)、寄情山水(国家尺度)的精神文化线索;“五龙潭泉群”体现了个人具身体验和社会生产生活相融合的物质线索,也有地方民俗和儒家教化相融合的精神文化线索;“黑虎泉泉群”体现了以物喻景为主、生产生活为辅的物质线索,同时也有着体现民间信仰、郊野想象的精神文化线索;“珍珠泉泉群”体现了以城市建设为主、城市生活为辅的物质线索,同时也有官方融合民间、经典融合教化、诗文融合故事、历史融合现实的精神文化线索。“四大泉群”及其物质、精神、文化间诸多的“和而不同”,共同构建起丰富多彩的“四大泉群”文化景观,构成了“泉·城文化景观”的核心。

### 三、济南“四大泉群”文化景观的实践路径

打造济南“四大泉群”的文化景观,短期内应以泉水保护、泉水申遗为原则和底线,以文化景观遗产类型的定义和评价标准为自身历史文化梳理整合的抓手;长期则须以文化强国建设诸要求为目标,紧跟文旅融合发展的最新趋势,关注相关各类遗产的系统性保护、资源转化、模式创新、科技融合等理论与实践前沿。据此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一)加强济南泉水历史文化挖掘,做深做细,形成体系

与泉水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因其作为自然

资源的稀缺性,注定少有参照,“套用”其他诸如江南水乡古村镇相关的文化研究、阐释、保护、开发等方法,必然有得有失,甚至失大于得,因此必须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仅以对“四大泉群”泉名的分析,就整理出如上文所述多样的文化类型及特征、叙事线索,形成了初步完整的文化景观。如将相关研究扩展至其他领域,将有更多文化线索显现出来。无论“显性”或“隐性”文化线索都是济南泉水文化的“基因”,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建立在对自身历史文化种种“基因”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四大泉群”文化景观作为济南泉与城深度融合的典范,加之当前体验型经济对个人感受的日益重视,深入挖掘历史文化精髓,成为“泉·城文化景观”申遗、推动文旅融合、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路径。整合种种“基因”之后并形成体系,文化景观遗产类型所强调的特性,便会自然显现于这一体系之中,文化保护便有了目标和边界,文化创新便有了基础和“种子”。

(二)彰显地方文化中蕴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中华文脉

“四大泉群”文化景观中蕴含的共性,重点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自然与人高度融合的“天人合一”思想。例如历史上围绕趵突泉“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就有“王屋”“蓬莱”“登州”等诸多想象,这些想象来源于人们认为山水于国家、土地,如同肢体于身体,其始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历经发展后在客观上促成了统一国家的形成。第二是更为显性的儒家思想文化影响,但不及“天人合一”思想渗透更深、更广、更为普及。“四大泉群”文化景观中所蕴含的儒家思想文化展现出了一整套较为全面的中华传统文化体系,既有表现央地关系(《尚书》相关故事)的国家意识,也有爱民、尽忠、劝孝的社会意识,更有“濯缨”“漱玉”的个人意识,与当地社会高度融合后呈现出丰富样态。无论“天人合一”理念还是儒家思想文化,客观上都产生了凝聚共识、兼济天下的向心力,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以此开展古今国家地理教育、儒家思想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均有利于赓续中华文脉。“四大泉群”以自然景观叠加地理想象、阐释儒家思想文化,实现了文化景观的要求。文化铸魂便有了工具和支撑,文化阐释便有了素材和“养分”,文化出海便有了牵引和共识(以东亚为甚)。

### (三)构建“依山傍水”“以水而兴”的市、省山水格局,优化全省文旅格局

对国家的地理想象和由儒家思想文化构建的国家、社会、个人内在秩序,两者共同建立了“四大泉群”文化景观和“泉·城文化景观”与其他地方的共性,自然也要寻求差异,明确自身定位,凸显自身所长。济南泉水申遗从“济南名泉”转向“泉·城文化景观”,从“十大泉群”扩展至“十二大泉群”,从“古城”扩展至“新城”,遗产范围的扩大不仅彰显了济南城市发展对黄河、泰山这两大文化地标的依赖,更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强化了这种共生模式,使得“依山傍水”的山水格局更加突出。未来,济南城市的发展需进一步强化这一理想的山水格局模式,借助文化建设深化地理意象,并通过有效宣传,从而优化济南自身的文化和旅游布局。以这一宏大的山水格局向外辐射,大运河、黄河、南四湖、东平湖、黄渤海均见证了山东省“以水而兴”的历史规律,但一直缺乏一个“主轴”、一条“线索”。尽管泰山地位崇高,但它并不能直接转化为象征意义上的“水之源头”。以“四大泉群”为首的济南众多泉水,地处全省中心,和黄河、泰山为意象的中华文化的核心,天然符合作为“水之源头”的意象,恰好能够补足“山、泉、湖、河、海”的省域理想山水格局,进而与济南市“山、泉、湖、河、城”相对应,强化全省联系、体现省市联系、彰显省会地位。以此为基础,向全省各处进一步延展:济南泉水文化景观本就内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可“一路向东”结合黄河、黄渤海生态建设,宣扬山东古今与“水”相关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也可借助“泰山为父、黄河为母”的山水意象,强化自身儒家思想文化特色,有助于济南连通曲阜,形成山东儒家思想文化西接黄河上游、向东辐射日韩的文化出海“码头”;亦可凭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以“水”为纽带,联结运河经济带与沿海经济带,进一步完善山东历史、文化、产业、生态协同发展的文旅布局。以此可以全面兼顾山东省全域的遗产保护利用、文旅融合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

### (四)尊重个体感受与主观能动,坚持文化与科技并重,实现文旅多样化发展

无论泉水文化景观申遗、文化强国建设,还是文旅融合发展的“数字+”“网络+”“科技+”等,其出发点、落脚点都是人。过去文旅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整体较为粗放,同时受城市快速发展的影

响,多以商业、地产为主导,在有效整合环境的同时,也出现了过度建设的倾向——盲目扩大场地规模、跟风旅游热点等,以期增加接待量,实际上造成了文旅模式单一(如合影“我在X地很想你”标牌)、内卷(商业模式、售卖商品高度雷同),稀释了文化景观本身的多样价值,尤以济南泉水等世所罕见的自然、文化景观损失为最。对城市空间、文化空间的过度干预,造成了对旅游行为的限制,未给游客“预留”充分的参与空间,进而造成了“打卡”和“特种兵”等旅游模式带来的流量大小无规律,游客停留短、消费少、回头率低等问题。随着文化和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差异化竞争已成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四大泉群”为核心的“泉·城文化景观”凭借自身多样的文化类型、特征和线索,可以供给多样的文旅消费需求,将自身打造成为山东省的文旅中心——例如利用AR、VR技术对物质空间和虚拟空间进行“整合”,以各类本地非遗为载体,将市井故事再次展现在与其相关泉水的周边景区、公园、街头巷尾,鼓励互动,在空间较为狭窄的老城区内再次“讲述”济南本土故事;又可将难于“复制”,早已居于城市中心的“五龙潭泉群”“黑虎泉泉群”及其古代城市郊野生产、生活相关的感受,在乡村、郊野的泉水环境中进行不同程度的“还原”,避免过度建设,给市民、游客留足想象空间,实现优势互补、平衡城乡发展;将各泉中对个体、社会、国家中儒家思想文化的展现,同济南历史文化(如千年府学文庙)串联成线,利用自身区位和基础设施优势,将济南打造成为衔接曲阜和国内外儒家思想文化富集地之间交流的“桥梁”。

最终,山东省应以“四大泉群”文化景观为枢纽、以济南泉水为起始,对省、市新山水格局的打造,不仅可以将大运河、黄河、泰山与海洋等山东的山山水水联系到一起,构建充分发挥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优势的山东新文旅格局,也可以为安土重迁、经历快速城市化而脱离原乡故土的山东人塑造新的精神文化家园,实现文化铸魂、文化为民的发展目标。

### 参考文献:

- [1]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名泉保护总体规划(2025—2035年)的通知[EB/OL].(2025-06-23)[2025-07-01].<http://www.jinan.gov.cn/art/2025/6/30/>

art\_2613\_5024018.html.

- [2] 习近平. 加快建设文化强国[J]. 求是, 2025(8).
- [3] Fowler P J. World Heritage Cultural Landscapes 1992–2002[C]//World Heritage Series. Paris: UNESCO, 2003.
- [4] 孙静. 论特殊遗产类型和世界文化遗产分类——从《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最新修订谈起[J]. 东南文化, 2024(5).

[5]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 2021 版(中文版)[EB/OL]. (2022-10-19)[2025-07-01]. [http://www.icomoschina.org.cn/Upload/file/20221019/20221019213759\\_3567.pdf](http://www.icomoschina.org.cn/Upload/file/20221019/20221019213759_3567.pdf).

[6] 孟翔. 济南市“四大泉群”园林与景观特性研究[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4.

## Cultural Landscape of Jinan’s “Four Major Spring Clusters” and Its Practical Pathways

MENG Xiang

School of Art,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Jinan 250101, China

**Abstract:** Jinan’s spring water is a rare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worldwide and a vital culture-tourism resource. The short-term goal of applying for World Heritage status for the springs, the medium-term objective of integrating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the long-term vision of building a strong cultural nation are mutually reinforcing and highly aligned. The shift in the heritage nomination target from a mixed natural-cultural heritage to a cultural landscape type reflects a shared evolution in how different stakeholders perceive the cultural heritage value, particularly the growing emphasis on “how culture embodies humans’ properl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nature”. The individual springs within Four Major Spring Clusters and the origins of their names exemplify this relationship, aligning with the latest criteria for heritage assessment: integration, integrity, connectivity, transcendence, identity, and continuity. They also hold the significant potential in the cultural innovation, cultural empowerment, shaping the soul with culture, culture serving the peopl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cultural preservation, global cultural outreach, etc., which is demanded by building a strong cultural nation. By leveraging this opportunity, Jinan can shape an ideal landscape structure for both the province and city, and optimize its culture-tourism structure.

**Key words:** Spring-City Cultural Landscape; Four Major Spring Clusters;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strong cultural nation

(责任编辑 沐 槿; 实习编辑 穆林泽)